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噪）数据

摇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 轱 丽编著 鄢—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圆园园园

摇 阳 晕 怨 愿 苑 员 怨 员 猿 圆

摇 I 鄢中...摇 II 鄢罗...摇 III 鄢古典诗歌 原文学研究 原中国
IV 鄢园园园园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噪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员 员 员 号

摇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圆号）
（邮政编码 员园园园园）

责任编辑摇蒋雨菲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摇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圆园园园年 员月第 员版摇圆园园园年 员月北京第 员次印刷

开本：愿 皂 伊 员 皂 员 摇印张：员 缘
字数：圆 缘 千 字
定价：猿 缘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序



罗丽正在我名下攻读博士学位，许多话本宜在学业完成后赠言于她。现在农事诗书稿既成，不妨先说几句。

罗丽初在西北农大经管学院申请硕士学位，后经师友推荐而报考农史专业，此时之罗丽对我而言可谓知之甚少。1989年出差途次天水师专拜访旧日同窗，叙谈中言及罗丽，时任师院办公室主任马建东先生极言罗丽之聪慧与好学。大学生在校时能给老师留下如此印象，令我对研究生阶段的罗丽颇为注意。

罗丽的确好学，甚至达到了忘我的境地。罗丽有幸福的婚姻与家庭，丈夫金波先生事业有成，若居家以相夫教子，亦可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她在金波的支持下毅然由申请学位而硕士、由硕士而博土地一路走了过来。孔夫子在赞美自己的弟子时用了“簞食瓢饮”的话头，罗丽的在学生涯大致若此。硕士毕业离校时，我与其他老师到宿舍为她送行，曾为她简单清苦的学习生活感慨再三。在别人看来“不堪其忧”，然而罗丽“不改其乐”，学习兴致依旧盎然。如果对学业没有坚定的信念与执着的追求，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罗丽即将出版的书稿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硕士论文可以正式出版，是对她学业水平的充分肯定。罗丽的学位论文

[目录]



序

第一章摇概述	员
摇一、农事诗的定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员
摇二、古代农事诗的价值与作用	源
摇三、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的状况	怨
摇四、研究古代农事诗的意义	圆
第二章摇农事诗的古老渊源	圆
摇一、农业劳动是农事诗诞生的母体	圆
(一) 无意义的劳动呼声	圆
(二) 有意义的劳动呼声	蒙
摇二、原始宗教与农事诗产生	圆
(一) 原始宗教的社会性	缘
(二) 巫术的咒语	愿
(三) 祭祀的媚辞	猿
(四) 揣度神意卦爻辞	猿
摇三、歌舞与农事诗起源	猿
第三章摇先秦农事诗——周原贵族祈有年	源
摇一、农事诗概况	源
(一) 《诗经》中的农事诗	源
(二) 古逸诗中的农诗	源

摇二、农事诗的特点	源
(一) 农诗传上音	源
(二) 农诗气势宏大	缘
(三) 重章叠咏	缘
(四) 田间有田峻	缘
摇三、风雅见农事	缘
(一) 农作物品种多	缘
(二) 《诗经》中的农具	远
(三) 土地制度与耕作方式	远
(四) 除草、施肥、灌溉、灭虫	缘
(五) 蚕桑、漆园和果园	远
(六) 生物分类学知识	远
摇四、先秦农事诗赏读	苑
(一) 古逸诗	苑
(二) 诗经	苑
第四章摇汉唐农事诗摇文人士子唱田园	愿
摇一、两汉魏晋南北朝农事诗	愿
(一) 诗人群体的产生与发展	愿
(二) 文人始作农事诗	愿
(三) 民歌	愿
摇二、陶渊明绘制归隐理想生活	缘
(一) 陶渊明生平及其农诗概况	缘
(二) 陶诗说农事	缘
摇三、唐代摇农事诗寄兴于田园摇游艺乎诗文	缘
(一) 盛世华章	缘
(二) 春深无处不耕犁	苑
(三) 唐诗咏农事	苑
摇四、陆龟蒙与皮日休农技诗序曲初唱	苑
(一) 渔具诗唱和	苑
(二) 茶诗唱和	苑
摇五、汉唐农事诗赏读	苑

第五章摇宋元明清摇异军突起农技诗	猿猿
摇一、宋朝摇南方农诗主歌坛	猿猿
(一) 农事诗的主体与客体	猿源
(二) 南方农事诗北上势头强劲	猿愿
(三) 农事诗新亮点——农技诗	猿苑
(四) 宋诗说农事	猿园
摇二、元朝摇北来清气入诗坛	猿园
(一) 诗人非士人	猿园
(二) 图文并茂的题图诗	猿缘
摇三、明代摇农技诗的民歌倾向	猿员
(一) 道统与反道统	猿员
(二) 高压下的田园诗	猿圆
(三) 大众农诗摇竹枝词	猿缘
摇四、清代摇最后风景线——御制诗	猿愿
(一) 田园诗势态平稳	猿怨
(二) 君王御制重农诗	猿猿
摇五、向新形式推进	猿缘
摇六、宋元明清农事诗赏读	猿愿
第六章摇农事诗专题	猿缘
摇一、历代农具诗	猿缘
(一) 秦汉南北朝农事诗中的农具	猿远
(二) 唐宋诗歌中的农具	猿远
(三) 《王祯农书》中的元代农具	猿园
(四) 渔具诗细说捕鱼法	猿苑
摇二、历代瓜菜诗歌	猿园
(一) 历史悠久	猿园
(二) 用途广泛	猿圆
摇三、历代咏牛诗	猿原
(一) 耕牛赞	猿原
(二) 牧牛歌	猿兀
(三) 怜牛叹	猿愿

摇四、历代蚕业诗歌	猿园
(一) 黄河流域的蚕诗	猿员
(二) 长江流域的蚕诗	猿猿
(三) 蚕农苦, 织女怨	猿远
摇五、历代茶叶诗	猿苑
(一) 唐摇茶诗补茶史	猿愿
(二) 宋摇诗书满卷尽茶香	猿员
参考文献	猿苑

[第一章]



概述

摇摇中国古代农事诗，处于农业史与文学史交叉的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农事诗的研究，应归纳为：求过程、求规律、为现实。“求过程”是一般认识层面；“求规律”是学术研究；“为现实”主要是通过认识历史规律，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借鉴。这是研究古代农事诗竭力企及的价值目标。

一、农事诗的定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古典诗歌内容博大精深，形式千变万化，风格雄健俊逸，语言清新优美，置诸世界文学史上亦不失其光彩。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辉煌的农业历史，因此农业与诗歌的结缘是自然的和必然的。“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就有各种各样的诗歌”（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在农业国家中由农业民族创作的诗歌，不管是对现实的描绘，还是情感的抒发，往往带有农业文化的烙印，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农业社会诸多方面的内容。除大家熟知的田园诗外，“哀民生之多艰”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通俗的诗歌千百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不能不说是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的作用。唐宋以后产生农技诗，是专门为促进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而创作的诗歌，如劝农诗、渔具诗、农具诗、耕织图诗、竹枝词、御制农诗等，这些诗歌农业信息量大，农业科技含量多，是珍贵的科技史资料。对农事诗的整理和研究将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重大。那么，什么是农事诗？“农事”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①《礼记·月令》中也有：“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后《毛诗正义》、《孔疏》等文献中都多次提到“农事”一词，综其所述，“农事”是指耕耘、管理、收获和贮藏等农业事宜。农事诗的简单定义最先见于朱熹的《诗集传》：“凡为农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号。”而郭沫若在《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中则第一次使用“农事诗”一词，并定义为“《诗经》里纯粹关于农事的诗”，后人从此说者甚多。另有张西堂《诗经六论》中将关于农业的诗称为农业诗，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采用“农歌”一语，虽然称谓略有差异，但其内涵仍然沿用朱熹“凡为农事而作”之说。总之，农事诗就是指以农业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和直接与农业相关的诗歌。这样，对农事诗的认识，就有了与普通意义上的诗歌不同的标准。诗歌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形式，首先要反映社会生活，当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去鉴赏它时，却发现诗歌反映社会的广度与深度并不是衡量其优劣最主要的尺度。如《诗经·秦风·蒹葭》、李白《静夜思》、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等，皆为千古传诵的名篇，若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加以考察，实则算不上成就突出。因此，文学意义上的诗歌不仅是对社会生活形象的反映，而且要能体现人类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的本性，以感情来打动人。然而，当我们从农业历史的角度探讨诗歌时，价值判断就有其独特尺度。反映农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不仅是区别农事诗歌与非农事诗的标准，而且是评判农事诗优劣的重要准则。例如唐代岑参的《太白东溪张老舍即事寄舍弟侄等》和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很少被提起，但当农史学家们从中找到“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斯须炒成满室香”时，如获至宝。前者说明，至迟在唐代我国已经人工栽培猕猴桃（中国鹅莓，*Elaeagnus argentea*）了，有力地反驳了中国只有野生种（其他国也发现了猕猴桃野生种），而无人工栽培的说法，后者则填补了我国早期茶叶制作“炒青”的史料空白。

赋、词、曲等韵文形式有时与诗歌很难区分：“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特殊文体”^①、“词就其本性而言，是歌辞，是广义上的诗歌的一种”^②、“从音乐意义来说，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③。可见广义的赋、词、曲都属于诗歌，但它们毕竟是有区别的，赋是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词曲的内容以书写日常生活的情感为主，意境比较精巧，并不同程度地带有通俗文学的特点，市民阶层对文艺的要求主要是在于娱乐，作为闲暇的消遣和情绪的宣泄，以消解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紧张。因此，在这些作品中虽涉及到农业的词句不少，但以农业为主题的篇章却不多。然而从三代到清末，诗歌一直不失其正统地位，“哀民生之多艰”更是诗歌重要的传统题材，相对于其他几种文学形式，诗歌中的古代农业信息量是比较大的。

①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一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542 页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404 页

③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三卷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451 页

农谚与诗歌也难于截然分开。在此，有必要辨析一下“歌”、“诗”、“谣”、“谚”之别。《诗经》中“歌”字出现过九次，“谣”字仅出现过一次，“诗”字出现过两次，而且都在《雅》诗中。“诗”字到西周才出现并只在上层人士中使用。“歌”有一定的曲调，还有伴奏。“歌”与“诗”的区别大致是：“歌”主要来自民间或文人以口头唱出，将唱词从曲调中抽出来亦可称“歌”；“诗”则属于个人有意识为某人某事而创作，为诵而不为唱。但因为“歌”与“诗”在其本质及文体方面无多大差异，后来以“诗歌”一语统称。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徒歌”。“谣”是随口而唱，无固定曲调亦不必合乐。《说文解字》中说“谚”，传言也。农谚就是农家流传的语言，或是一种农家流行的“行话”。一般说来，诗歌要求比较严格的格式和韵律，而农家谣谚由于它来自群众的口头语，所以并无一定的格式，有时有韵，有时又无韵。有些农谚语句韵律优美，结构完整，念来又顺口，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首诗歌。如我国北方普遍流传的“麦秀风摇，稻秀雨浇”，“麦子齐了头，棉花二层楼，谷子放大叶，高粱没了牛”等农谚，不但说明了农作物生长对外界环境的要求，而且语句通顺，颇有诗意。相反，有些诗句，由于所表达的是物候学或农业生产实际的内容，又被广大群众长期传诵并利用在生产上，所以又具备了农谚的特征。如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名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原为一首诗中的两句，但由于说明了地势高低对气候花木的影响，又在群众中广为传诵，所以它具有了农谚的色彩。《齐民要术》首开农书搜集农谚的先河，对后世农书搜集农事诗颇有影响。

二、古代农事诗的价值与作用

第一，农事诗是农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

讲，中华文明的历史主要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先民们选择了农业，农业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影响着先民们的行为和思维。他们经历着一代又一代的生老病死，从事着一年又一年的春种秋收，传承着祖祖辈辈的耕作经验，定居的相对封闭的农业生活，较少新鲜的刺激和挑战，使先民们只能面对田园，在田园中体验现实，在田园中寄托理想。同时，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从而使中国古代农事诗的主题也大致可以分两方面：“哀民生之多艰”和抒隐逸情怀。一方面，“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孔孟儒教思想深入他们的骨髓，对前途充满信心时，即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天下为己任，时刻梦想“致君尧舜上”，一展济世报国之才。“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古代农事诗的主题，正可作为忧国忧民、积极入世的士人的自我表白。另一方面，善于读书者并不一定是善于管理者，即使是具有政治才能的读书人，严酷的现实也常常使他们抱利器而无所施，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若功名无望，不能得官，这些博览群书、满腹经纶的书生不会种田，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雍容美少年，博览诸经史。尽号曰先生，皆称为学士。未能得官职，不解秉耒耜”。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书生们不能做官则一无所能、百无一用。他们大声悲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古来圣贤皆寂寞”。在悲叹之余则转向出世的一端，消极悲观，放浪形骸，甘心于畎亩之间，憔悴于江湖之上，去田园寻找精神的乐园。他们一面过着“田家岂不苦”的生活，一面勾画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于有意无意之间、主动被动之中美化着农村生产和生活，以优美的笔触描写田园的安闲、恬静，农人的率真、善良，展现农业劳动愉悦而有情趣的一面。唐代皇甫松《采莲子》：“菡萏香连一顷陂，小姑贪戏采莲迟。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鸭儿。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唐代王维《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鸣麦苗秀，蚕眠

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诗人笔下如此安乐、质朴的田园生活，充满生命的热情，吸引历代的文人墨客，使田园生活成为汉民族的理想生活，就连许多官吏和工商业者也常有“归隐、归根”之心。工商业利润常流向农村，置田、买地，以备叶落归根，巩固了农业在我国历久不衰的主体地位。因此说，农事诗对夯实中国农业文化的根基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农事诗是古代农业教育的形式之一。流传至今的农业史料，往往是由一些在史学、文学、农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学者，花大量的时间呕心沥血撰写而成的，这些史料对当时农业技术的记录、整理、总结比较全面、系统，但也有涉及面窄、对技术的记录相对滞后、传播受物质条件限制等方面的不足。而农事诗易于创作，篇幅可长可短，口头、书面皆宜，对作者的文化要求不严格，文人、官吏和田野耕夫尽可即兴而发，一时一地立成，能方便快捷记录、分享劳动中的经验、技术和感受。另外，古农诗有韵律，有节奏，便于诵读记忆，口耳相传，又不受文字、书写载体等物质条件的限制，是继承、传播、推广农业经验技术的最活跃的形式，历代农学家、关心农事的官吏以及封建朝廷，常采用这种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农业科技知识，劝农耕桑。劝农诗、耕织图诗、农具诗等都是古代农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事诗是传播古代农业文明的重要手段，中华农业文明传演多赖于此。

第三，“采风”与“移风”。民族文化有“雅”和“俗”之分，一个社会有在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学，也有在基层群众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学。这种文化与文学的雅俗之分，有文野之别，又存在一种交流关系，雅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浸透到民间来；民间的文化又通过各种渠道升华为上层文化。在西方，大概到 1830 年到 1850 年，才有人正式于理论上提出“大传统”、“小传统”的问题，而我国早在《诗经》中已经有了雅与俗之分，“风”是民间诗歌，“雅”、“颂”是上层统治阶级的诗

歌。到孔子时期，已把上下文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最先走进礼乐里面的民间人，他们的一些准则，被提炼，被升华，就成为上层的礼乐。孔子又说：“礼失而求诸野”。某种规范、风俗在上层文化已经没有了，在民间还往往可以看到残余形态。这两段话，同样适用于文学领域，下层文学被升华为上层文化，上层文学也会浸透到下层文化当中去。《毛诗序》中有：“风，风（讽）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可见产生于民间巷里，被采诗官搜集，统治者可了解民情，察看政治得失的民歌、民谣，即为“风”，它是在群众当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学，它具有下里巴人的直观。后代的政策里常规定有“采风观俗”，做官的应随时随地到民间采访一些歌谣，看民间风俗习惯，看民间对上层的“讽”，是歌颂、是批评、是反对、还是诅咒。《礼记·王制篇》里周王以诗考察诸侯国政治法令的好坏。“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中也有“故古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记载。汉武帝很重视采纳来自民间和异域的“新声变曲”，史书记载他“立乐府，采诗夜诵”，设立了主管俗乐的乐府署，到西汉末，乐府规模扩大到八百多人。这些采集来的歌谣中有大量的农事诗，这些农事诗为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减轻人民痛苦，曾起到积极作用。农事诗的这一特点一直保存下来，后代文人、官吏在作诗时，有意识地将此作为写作目的，常有“作诗备采择”、“何人采此语，为我告相公（宰相）”之心。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历来标榜自己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闻”。

还有一种文化政策，叫做“礼乐教化”或“移风”，是用礼乐来化民成俗，把上层文化思想输送、渗透到下层去，移风易俗，改变下面的风俗，让下面的风俗按照上面的意图发展。农事诗中的劝农诗、农技诗，专门记录、传播农业技术，其创作目的

是专门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些诗的作者多是贴近农村生活或直接经营农业的地主、读书人和隐士；还有不少是通晓农桑、关心民众疾苦的各级官吏；封建政府和封建君王有时也从政治需求出发，重农劝耕，编写颁发劝农诗，指导农业生产，它们则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思想，它具有阳春白雪的理性，采用诗歌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移风”，来“教化”。

第四，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形式从古农诗中汲取大量的营养。《诗经》及其他优秀民歌确立了古代农事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中国以现实的人间世界、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创作主基调。这与同时代的《荷马史诗》所代表的以神话世界、诸神、英雄们的特异经历为主的西方文学，有着明显不同。农事诗为我国文学开创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诗歌成为社会进步事业的工具。在艺术形式上也树立了自然、朴素而优美的风格，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历代反对华艳、晦奥之文风的有力武器。鲁迅讲民间文学：“它又刚健、清新……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退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明代李梦阳也说：“真诗在民间”。例如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创作高峰，此时的代表人物曹操，他的现存作品，都是曾经配乐演唱的乐府歌词，以《相和歌》为主。在此之前，文人写作乐府歌词，大抵限于祭祀仪式上用的《郊庙歌》一类，至于《相和歌》，则主要产生于民间。虽然在宫廷和官僚的宴会上，常以此为娱乐，但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曹操对这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爱好，表明他并没有受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抒情的需要。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及文学形式，往往从农事诗中汲取营养，并发扬光大。

三、中国古代农事诗研究的状况

农史研究是一门农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古代农事诗的研究又是农史与文学相交叉的工作，前人从不同角度有所涉足，特别是对《诗经》、陶渊明及唐代的田园诗的研究就聚集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封建时代的农事诗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事诗的主旨、作者、农事诗与农业、农事诗与祭祀等问题上；“五四”以后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除了针对历史上农事诗研究的封建主义思想倾向展开批判之外，还从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对农事诗的思想特质、社会价值、主旨和写作年代展开了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重要成果。然而，近年来，农事诗的研究没有什么突破，仍然停留在旧有的水平上。特别是在农事诗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质和内容特征的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偏颇，而且以往的农事诗研究往往没有从诗歌研究中独立出来，涵盖于文学研究之中。以《诗经》为例，从汉朝起，历代研究《诗经》的作品可谓多矣，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论理学家、考证学家等从各自的角度，对《诗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农事诗常划归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中，政治家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文学家看到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很少有人从农业科技的角度审视过“风”、“小雅”多为小民歌其食、歌其事，“颂”、“大雅”在贵族们歌颂祖先、祈求丰年、酬谢神灵的同时，反映了周民族以农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因此，从农业角度对农事诗进行归类、整理是十分必要的。纵观古今，对中国古代农事诗的研究，国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文学工作者将农业诗归类于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中，对其体裁、表现手法、艺术鉴赏价值以及情感的抒发，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忽略其农业经济、科技、文化

方面的价值。

农事诗创作历史悠久，但将它从其他诗歌中分离出来，进行分类整理，大约从宋朝开始。宋代陈咏的《全芳备祖》共集录植物三百零七种，每种植物各分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三纲，其中赋咏祖和乐府祖分别收录了有关植物的各体诗歌和词作；元代王祯《农书》中的农具图谱，引用唐宋诗人的作品四十二首；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也大量引用了前人的有关诗歌。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在文献整理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卓著，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清代唐建中著有《耕织图诗》^①；清代陆世仪著有《种田歌》^②；清代刘岳等著有《农具诗》；清代陈蕃浩著有《劝办桐庐柞蚕歌》；清代程恩泽著有《橡茧诗》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专类农事诗做了搜编、整理工作，但其搜集的范围比较狭小，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农事诗，被搜集过的仅仅是沧海一粟。解放后，学者们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探索。皖南农学院的宁业高、桑传贤编有《中国历代农事诗选》（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对上自三代，下至清末的农事诗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选出二百多位作者的四百余篇作品编辑而成，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横贯古今，纵横南北的古代农业诗集。在编注体例上，分作者小传、作品说明、注释三部分。这个选本所选取的作品，着眼于思想性、艺术性和资料性的统一，选编不同时代、地区的作品，力求“于不平衡中求平衡”，既反映各个地区农业生产的一个侧面，又能反映出各个时期的农业发展概况。除具有注释详细、考证认真的特点外，还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篇作品做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说，其中不乏独到见解，具有参考价值。纵观全书，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厚重，而反映农业科技的作品仍显得单薄。重庆市九龙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

① 《湖北通志》

② 徐栋《牧令书》卷十《农桑下》